

千忠禄·惨睹

主要角色

建文帝：冠生

程济：老生

情节

明初，燕王朱棣举兵“靖难”，迫使其侄建文帝让位，并大批杀戮朝臣，甚至株连十族。《惨睹》写建文帝剃度为僧，逃窜在外，一路上看到被杀朝臣，传首四方，以及被牵连的在乡臣子和宦门妇女，押解赴京，种种惨状，不忍目睹，因而悲愤万分。

注释

全出由八支曲子组成，每曲都以“阳”字结束，故又名“八阳”。长期以来，传唱不衰，所谓“家家收拾起”，即指第一支曲首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而言。

根据《振飞曲谱》整理

程济 (内白) 大师趲路！
(程济随建文帝同上。)

建文帝 (倾杯玉芙蓉牌)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四大皆空相。
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
(白) 我自吴江别了诸徒出门，师弟两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晓行。一天心事，都付浮云，七尺形骸，甘为行脚。身似闲云野鹤，心同槁木死灰。
(倾杯玉芙蓉牌) 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
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
(白) 程徒。
程济 (白) 大师。
建文帝 (白) 前面是哪里了？
程济 (白) 是襄阳城了。
建文帝 (白) 嘎？嘎唷！
(倾杯玉芙蓉牌) 雄城壮，看江山无恙，
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二旗牌 (内同白) 走吓！
程济 (白) 大师那边有许多车辆来了，我们且躲过一边。
建文帝 (白) 是，是，是，躲过一边。
(建文帝、程济同下。)

二旗牌 (内同白) 走吓！
(二旗牌、二车夫同上。)

二旗牌、
二车夫 (同刷子芙蓉牌) 颈血溅干将，
尸骸零落，暴露堪伤。
又首级纷纷，驱驰梟示他方。

旗牌甲 (白) 咳！想皇上杀了许多大臣，就在京城号令罢了，又听陈御史之言，凡系哪处人犯，发往本处号令，把头儿装了数十车辆，着咱们各处分解。这样苦差，好不耐烦！
二车夫 (同白) 其实苦差！
旗牌乙 (白) 嘎！不要说了，起来趲路。

二旗牌、
二车夫 (同刷子芙蓉牌) 凄凉，叹魂魄空飘天际，
叹骸骨谁埋土壤？
二旗牌 (同白) 车夫们，把车辆打伙而行，不要催前落后。
二车夫 (同白) 吓！
二旗牌 (同白) 咳！俺想那些众公卿，到今日里呵！
二旗牌、
二车夫 (同刷子芙蓉牌) 堆车辆，看忠臣榜样，
枉铮铮自夸鸣凤在朝阳。
二旗牌 (同白) 走吓！
(二旗牌、二车夫同下。建文帝、程济同上。)

建文帝 (白) 吓！看车儿上都是我臣子的首级，好痛心也！

(锦芙蓉牌) 裂肝肠！痛诛夷盈朝丧亡，郊野血汤汤。
好头颅如山，车载奔忙。
又不是逆朱温清流被祸，
早做了暴嬴秦儒类遭殃！

程济 (白) 大师，此乃臣子分内之事，不必悲伤，我们趑路要紧。
建文帝 (白) 咳！为我一人，连累万人性命，是我累及他们了！
(锦芙蓉牌) 添悲怆，叹忠魂飘飏，
羞杀我独存一息泣斜阳。

女差 (内白) 趑路！
程济 (白) 大师，那边许多犯妇来了，且闪过一边。
建文帝 (白) 是，是，是，闪过一边。
(程济、建文帝同下。女差上。)
女差 (白) 趑路！
(众犯妇同上。)
众犯妇 (同白) 苦吓！
(同雁芙蓉牌) 苍苍呼冤震响，
流血泪千行万行。
家抄命丧资倾荡，
害妻孥徙他乡。

女差徙 (白) 他乡，徙他乡，你们不曾看见那些夫人小姐？砍的砍，刮的刮，还要发教坊，赏象奴，不知死去了千千万万，哪在你们这几百个？

众犯妇 (同雁芙蓉牌) 啊呀苦吓！
叹匹妇沟渠抛丧。
(同哭) 啊呀！
女差 (白) 吓？怎么你们都睡倒了？
众犯妇 (同白) 我们鞋弓袜小，走不动了。
女差 (白) 鞋弓袜小走不动？嘿！谁教你们当初，把这个脚，裹得这样一兜兜的，要讨老公的喜欢！你瞧老娘的脚多大，要走一百，就是一百，要走二百，就是二百，好不爽快。快跟我起来走！

众犯妇 (同白) 我们实是走不动了。
女差 (白) 啊？你们不走，招老娘的打！
众犯妇 (同白) 啊呀！
(同雁芙蓉牌) 啊呀天吓！
真悲怆，纵偷生肮脏，
倒不如钢刀骈首丧云阳。

女差 (白) 趑路！
众犯妇 (同白) 苦吓！
(女差、众犯妇同下。建文帝、程济同上。)
建文帝 (白) 好恼吓，好恼！纵然杀戮忠臣，与这些妇女们何干？
(小桃映芙蓉牌) 惨听著哀号莽，
惨睹著俘囚状。
裙钗何罪遭一网？
连抄十族新刑创。

程济 (白) 这也是人间浩劫，天降灾殃了。
建文帝 (白) 噯！
(小桃映芙蓉牌) 纵然是天灾降，
消不得诛屠恧广。
(白) 咻！
(小桃映芙蓉牌) 恨少个裸衣挝鼓骂渔阳。

男差 (内白) 走吓！
程济 (白) 大师，后面又有许多犯官来了，我们再躲过一边。
建文帝 (白) 是，是，是，再躲。
(建文帝、程济同下。男差、众犯官同上。)
男差 (白) 走吓！
众犯官 (同普天芙蓉牌) 为邦家输忠说，
尽臣职忤强项。

男差 (白) 只因你们要做忠臣，故此圣上特来奉请。
众犯官 (同白) 我们久不为官，又来拿解，岂不冤枉？
(同普天芙蓉牌) 山林隐甘学佯狂，

男差 (白) 俘囚往誓死翱翔。
 你们有话，到圣上面前去讲。
 众犯官 (同白) 呀呸！讲什么？要砍就砍罢了！
 犯官甲 (白) 吓，列位老先生。
 众犯官 (同白) 老先生。
 犯官甲 (白) 总是我们不是，当初无能御敌，直至纵虎归山，悔之晚矣！
 众犯官 (同白) 是吓！
 男差 (白) 好一班不知死活的囚徒！
 众犯官 (同普天芙蓉牌) 空悲壮，负君恩浩荡，
 拼得个死为厉鬼学睢阳！
 男差 (白) 走吓！
 (男差、众犯官同下。建文帝、程济同上。)
 建文帝 (白) 罢了吓罢了。我只道独诛戮朝中臣宰，不想又捕捉那些弃职官员。正人君子
 吓，定无噍类矣！
 (朱奴插芙蓉牌) 眼见得普天受枉，
 眼见得忠良尽丧。
 弥天元气冲千丈，
 毒焰古来无两。
 程济 (白) 大师，天色已晚，趲路要紧。
 建文帝 (白) 咳！我想做忠臣的到这个地位，那些读书的，还要做什么官？
 (朱奴插芙蓉牌) 我言非黷劝冠裳罢想，
 倒不如躬耕陇亩卧南阳。
 程济 (白) 此处湖广要道，京中来往公干甚多，倘有识认，祸生不测。
 建文帝 (白) 阿呀！这便怎么处？
 程济 (白) 不妨。我们且赶到武冈州，速往贵州，直至云南，深山居住，方可安身。
 建文帝 (白) 如此快走。
 程济 (白) 大师请。
 建文帝 (尾声) 路迢迢，心快快。
 程济 (尾声) 何处得稳宿梧枝上？
 (钟声。)
 建文帝 (白) 咦？程徒，景阳钟鸣了！
 程济 (白) 吓，大师，此乃野寺晚钟，非景阳钟也。
 建文帝 (白) 嘎！咳！
 (尾声) 错听了野寺钟鸣误景阳。
 程济 (白) 大师趲路。
 建文帝 (白) 咳！
 程济 (白) 咳！
 (建文帝、程济同下。)
 (完)